

基督生平

祂用膏膏我

約但河邊的曠野，竟然成了會堂。

穿着毛衣的約翰，在那裏給人施洗。成千成萬的人，湧到他那裏去，受他的洗。人群的河流，遠遠超過了那條窄小的水道。

人活着，總要有個盼望，作為他繼續活下去的理由。那個以利亞一般的先知，使他們覺得明天會比今天好：神所應許的彌賽亞，該要來了。

算起來，耶穌是約翰的表弟，比他小六個月。他們小的時候，該曾見過面。但那已經是久遠的事。現在，約翰住在猶大的山地，他的父母都已亡故；耶穌住在遙遠的北部加利利，養父約瑟，也已不在人世。他們沒有見面的機會，約翰怎也認不出他父親所預言的救主：神“在祂僕人大衛家中，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”（路一：69）。

當耶穌站在他面前的時候，約翰的心忽然悸動，就像是在母親胎中，馬利亞來問安那樣的跳動（路一：41）：他覺得，自己不配給這聖潔莊嚴的青年人施洗。

耶穌知道他的心意，就說：“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”（太三：15）。於是約翰許了祂。

耶穌受了洗，隨即從水裏上來。天忽然為祂開了，祂就看見神的靈仿佛鴿子降下，落在祂身上。從天上有聲音說：“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。”（太三：13-17）

約翰記得父親的詩歌，和老人家的期望勉勵：

“孩子啊！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為你要行在主面前，預備祂的道路，叫祂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；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，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，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。”（路一：76-79）

現在，他的眼睛看見了清晨的日光。黑暗就要過去了。

撒但是個無事忙。它最殷勤的試探人，常是在人最軟弱的時候乘虛來侵。（見路四：1-13）

耶穌在曠野，禁食四十晝夜，飢渴疲倦。山坡上的石頭，圓圓

的像是一個個的餅：那多麼熟悉的香味，雖是基本食物，卻最能滿足這時的需要，如果能夠吃下去該有多好！

山風獵獵的吹着，送來魔鬼的聲音：

“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吩咐這塊石頭，變成食物！”耶穌回答說：“經上記着說：‘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’。”

魔鬼的話，顯然是回溯以色列人在曠野的經驗。神引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後，在曠野的路程中，從天降嗎哪給他們作為食物。神能從無中生有，曾降嗎哪供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，四十年的需要；現在有現成的石頭作素材，變成一塊餅就解決了神子飢餓的問題，豈不是容易得多！

看看真理仇敵的惡性邏輯！它使用簡單的二分法：你如果是神的兒子，就把石頭變成食物；你不把石頭變成食物，就不是神的兒子。是不是神的兒子，在此一舉來測定。但至少還有另外兩個可能：一是可以把石頭變成食物，而不是神的兒子；一是神的兒子卻不把石頭變成食物。

主耶穌把這個挑戰化解了：祂指出，不是能與不能，而是為與不為。為什麼要那樣作？神的話比食物更重要；主耶穌是神的兒子，既是確定的事實，不需要向撒但證明，也不能以石頭變餅證明：如果那樣作，只證明把吃看成最重要。主耶穌是神兒子的最好證明，是神的話，是祂與神同樣性情，祂願意遵行神的旨意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，作成祂的工”（約四：34）。

魔鬼又領祂上了高山，霎時間，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祂看，對祂說：“這一切權柄，榮華，我都要給你，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願意給誰就給誰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這都要歸你。”耶穌說：“經上記着說：‘當拜主你的神，單要事奉祂’。”

魔鬼的話並非全無根據；它幾乎是講真話，只是不完全的話：“這原是交付我的”，卻沒有說出是神交付它。始祖犯了罪，“罪從一人入了世界”（羅五：12），“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”（約壹五：19）。不過，神仍然有最高的主權，魔鬼掌權只是暫時的，而且有一定的限制。主耶穌站在彼拉多面前受審的時候，祂曾對那巡撫說明主權是在神，神有最高的權威。因此，當敬拜神，遵行祂的旨意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受苦，受死，復活，得着天上地下一切權柄（參太二八：18；腓二：9），而不與魔鬼妥協。

魔鬼又領祂道耶路撒冷去，叫祂站在殿頂上。對祂說：“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從這裏跳下去；因為經上記着說：‘主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保護你；他們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’。”耶穌對它說：“經上說：‘不可試探主你的神’。”

魔鬼的試探，一步一步的更深入：由肉體的肚腹飢餓，最基本的需要，道掌握世界榮華權勢的欲望，再進到屬靈的，宗教上成功的欲望。但在語意學的技巧上，則顯得愈來愈拙劣，最後簡直呈現

智窮力竭，敗象畢露，不得不斷章取義，最下乘的方法。原來魔鬼所用的那節經文是：“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”（見詩九一：11-13）。魔鬼不曾藉口記憶力欠佳，卻輕易的把“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”幾個字省掉了：從“殿翅”上跳下去既不是行的方式，也難以解釋為“道路”。主耶穌卻是完整平衡的顯明真理，也明白的申明祂是主，祂是神。

在人類歷史的前頁，魔鬼試探勝過了亞當，以致罪入了世界。現在，神的兒子降世，成為第二亞當，勝過了魔鬼，使信的人因主得新生命。

船在海上

風息浪平，廣闊的加利利湖面上，是無邊的恬適，無垠的寧靜。

夜色慢慢的降臨了。下弦月的光輝，照在湖面上。小舟在水上駛着，那麼安逸的駛着。欸乃的槳聲，催人進入睡鄉。門徒們大半都睡着了。搖櫓的人仍然在搖着，雖然半清醒的。他們熟悉這片水。

小船像是搖籃，把他們帶回幼年的甜夢。夜已經深了。

回頭看看，那剛跨越過的昨天，和昨天蒙朧的邊岸。那是他們生命中多麼不平常的一天：啟明人心靈的講道，疲倦，飢渴；看到主耶穌所行的神蹟，把有限的五個餅和兩條小魚，分給那麼多的群眾吃；他們坐在草地上，那麼大的一片都是人，怕不有上萬的人，剩下的零碎，居然裝了滿滿的十二個籃子！多使人興奮！當然，從主手中接過祝謝的餅來，傳遞給眾人，服事眾人，然後再收拾場地，又是多麼疲倦。

那充滿挑戰的一天，把他們身心靈的每一纖維，都帶到緊張的極限，最後，他們也各自吃飽了肚皮。隨着暮靄的降臨，一切都鬆弛下來。

我們真是祂草場上的羊。那位慈愛的牧者，用祂那雙滿有憐憫的手，供給我們一切的需要；用祂的手，輕撫着祂的羊。祂，散播着滿足與平安。祂向門徒揮揮手，要他們把船駛向湖的對岸。

主耶穌瘦長的身影，獨自緩緩的向山上走去。從船上，彼得回頭望着祂的背影，覺得主背後也有眼睛，在注視着船上的小群。別的門徒也有這樣的感覺，雖然他們都沒有交談。又何必再談話呢？那一天的經歷，使他們都長大了許多年，真的。

天上的雲層，急速的湧來，遮掩了西方天邊的月亮。不知從哪裏來的風，掠過湖面，推起了小山般的狂浪。小舟頑強的向前，爬上了浪峰，又陷入走不完的谷底。

全船的人都驚醒了。彼得迅速的走到船頭，分派各人各就本位，協力分班搖櫓；四人奮力搖了一陣，疲倦了，由別的人換上去。替換下來的人，也不能得休息，要幫忙把浪打進船裏的水舀出去。他們唯一的希望，是要保持船在水面上，卻不要水進到船裏面。他們唯一的方向，是要把船駛到對岸。

當然，多馬想到過回航，駛到他們來的地方。

到那裏，有耶穌在一起，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。但耶穌是否還留在那裏？祂自己不是要往山上去禱告嗎？山上，哪裏去找？而且回去的距離，也是一樣的遙遠。更重要的是，耶穌的吩咐是去到對岸：只有向前！

儘管他們用完了所有的力量，拼命的動作；但逆風行舟，即使有進展，也是很緩慢：他們並不能確定有多少進展。

約翰一邊工作着，嘆口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“主啊，你在哪裏呢？慈愛的牧人啊，你在哪裏呢？”

雅各說：“如果你在船上，那有多好！你可以指導我們，如何勝過這風浪。…”

“要到幾時天才會亮呢？”

風仍然怒吼着，波浪一個連着一個的湧過來。人筋肉的膀臂，怎麼能同不止息的風浪一直搏鬥？

但船在海面上。人，想不沉到水底下，總得搏鬥，搏鬥下去。

耶穌在山上禱告。祂的心，沒有一刻不在門徒那裏。祂的眼睛，穿透了深沉的夜色，穿透了迷濛的浪花，祂看見了那無助的小群：只有主能救助。祂必須救助。

愛，縮短了祂腳下的路。愛，促使祂等不及到天亮再覓船渡湖。祂踏上了水面。湖上洶湧的波浪，在祂腳下變成了平坦堅穩的路。祂往他們的小船走去。

黯淡的月色，淒迷的浪花曉霧。在想不到的時候，門徒看到一個蒙朧的人影，在水面上走來。那實在只能夠說是影子，輕飄飄的，似乎全然沒有重量，在水面上走過來，腳下都不留一點痕跡。那不是鬼是什麼！

他們的寒毛都直立了起來，有的還流着汗：分不清是出力鼓槳搖櫓的緊張，還是浪花濺溼，或是懼怕的汗水？

他們喊着說：“有鬼！有鬼！”

從浪中，傳過來那永遠平靜清越的聲音：“你們放心！是我，不要怕！”

一聽到那聲音，懼怕奇妙的消失了，仿佛是雪在太陽炎熱之下融化，是忽然的融化。

不知是哪來的勇氣，鼓舞着彼得。他看見了，聽見了那是主，太興奮了。雖然主正在向船接近，他迫不及待的說：“如果是你，主，請叫我也能從水面走到你那裏去！”彼得，恢復了他小孩子般的坦率和天真，不管那完全沒有必要。

耶穌說：“你來吧！”這是確定的應許，鼓舞着彼得的信心；語音中也蘊含着笑意。那粗獷的使徒，不知如何忽然憶起幼稚的時候，父親向搖擺舉步的孩子點頭招手。那微笑中有保證，又仿佛有誘惑，叫他不懷疑的向前走去，投進父親有力的臂抱中。

彼得的勇氣增加了。他果真從船上走下水裏，從安全躍入危險，只為了主耶穌的那句話。那話奇妙的托住他，他果真能在水面上走，要往耶穌那裏去。那是何等的奇妙經歷！他只看見耶穌，只看見他的主在迷霧後面隱現的笑臉，忘了自己的危險。他向耶穌走去。也許，他的心中有多少向同伴誇耀。

大風吹動着他的外衣。彼得忽然感覺到，他浸在水中的雙腳，是那樣的涼，看到波浪是那樣的洶湧起伏！他想到自己的危險，想到自己，想到趕快用自己的力量，保持不沉到水裏去。但他越掙扎，卻奇怪的越沉下去。彼得想到了那可怕的後果，卻想不出辦法避免那後果。死亡的恐懼從他腳下迎上來，隨着風浪從四面包圍過來。他多年在水上生活，知道喊救是不光榮的事；卻不能不緊張的大聲喊着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

就在那一刻，他發現一隻溫暖有力的手抓住他；原來主就在他身邊。耶穌說：“你這小信的人哪！為什麼疑惑呢？”彼得沒有懷疑，船上每一個門徒都聽得到。

耶穌仍然拉着彼得的手，一同上了船。就在那時，風止息了，浪也平靜了。天，慢慢的亮了。

許多年之後，耶穌被釘十字架，復活，升天了。福音傳開了，進行着，迅速的發展，迫害的試煉極奇嚴酷。那時，彼得已經老了。憶及當年的經驗，他寫給教會說：

“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，因為祂顧念你們。”（彼前五：7；參太一四：22-34）

古井與活水

在撒瑪利亞的敘加城。

一位旅人，坐在古老的雅各井旁。

太陽懸在天中。祂幾乎沒有影子。連影子也沒有，使祂顯得更孤單。誰知道祂坐在那裏多久了。也許，比你想像得更久一點。而且祂是一個猶太人。祂不屬於這個地方；但有誰能明白，這個地方是屬祂的，全地都是屬祂的。

靜靜的中午。祂在靜靜的沉思。

一個婦人，不知從什麼地方走出來。她跟別的婦人沒有什麼不同，至少是外面看起來是這樣，實際上她的裏面也是跟別人一樣；不同的是她在中午到井邊來。

向那井邊坐的旅人望了一眼，知道祂不是本地人，她的心裏就更輕了些。她從頭頂上取下水罐。她不想講話，自顧自的去打水。她真不願每天跑這遠來打水，卻又不能不來。

那旅人卻開口說話了：“請你給我水喝！”原來是個猶太人。想不到猶太的拉比，會跟婦人講話，而且是個撒瑪利亞婦人！因為猶太人對撒瑪利亞人的成見很深，總把他們當作血統不清白的外族人，雖然住在同一塊土地上，卻不相往來，走路的時候，寧肯繞遠路，也不經過他們的地方。

不過，這人同別的人不一樣，祂的聲音，正是表達祂的意思；並沒有輕視，也沒有敵意，這個她聽得出來。祂不但不像其他的猶太人，也跟她同族的人態度不同。祂和任何人的態度都不同。

她想：“還是不知道我的異鄉人對我友善些。”她對於這友善，感覺有些不習慣，甚至有些奇異。她心想到哪裏，口就問出來：“你既是猶太人，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？”想不到，對外邦懷有成見的驕傲人，也有向我們求幫忙的時候！無論如何，她沒有拒絕的意思，很願顯明她的大方，並不等候回答，就開始預備把水罐放進井裏打水了。

她想，這人真的是困乏透了，從祂臉上的神情，額上的汗珠，從祂衣服上和腳上的塵土，可以看得出來。

那奇異的旅人，並沒有感謝她的恩惠。回答說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賜，和對你說‘給我水喝’的是誰，你必早求祂，而祂也必早給了你活水！”原來祂不是要求那婦人什麼恩惠，是預備給婦人恩賜的。

“活水”！在這附近一帶地方，就只有這口井；不知多少年了，也許快兩千年了吧，從我們先祖雅各起，他的家人和牲畜，到現在

我們這社區的人和牲畜，都喝這口井裏的水。這麼多年來，這口井很可靠，沒有一天乾過，我們也從沒有想到別的水源。“活水”？哪裏來的活水呢？這口井有一百多呎那麼深，你連打水的器具也沒有，難道你有別的水源，別的方法，可以得“活水”嗎？我們可從沒聽說過呀！難道你比我們老祖宗雅各還精明能幹嗎？婦人聽了這個新的消息，既希奇，又有些兒信不下去。

她還在思想，那旅人又說話了：

“凡喝這水的，還要再渴；人若喝我所賜的水，就永遠不渴；我所賜的水，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，直湧到永生！”

她再一次注視那奇異的旅人。祂不但是猶太人。祂仿佛是從更遠的地方來的，好遠，好遠，說不上有多遠。她懂得那位旅人所說的每一字，每一句，但又好像不懂。祂的話中多了解什麼，卻很難說得出那是什麼。她望了望那口深深的井。那人的話好像比那口井更深，有更深的意義。

“凡喝這水的，還要再渴。”這事實簡直太顯明了，還用得人說？對於她，在今天，卻成了新的真理。渴，打水，喝，打水…每天如此，難道這就是人生？怎麼能突破這無意義的圈子？

有的東西，看來像是世界上最可羨慕的，我曾渴想得著；但是當到了我的手，卻又渴望別的東西。永遠是同樣的渴！這神秘的渴！沒有真的永久滿足。

如果能永不再渴，那有多好！我的生活方式，就可以改變了。我就可以成為品德高尚的人，不會再作出叫人看不起的事情。啊，現在我找到了問題的根本：是那個永遠不滿足的渴，心靈深處的渴。但“活水”，“湧到永生”，在裏頭的泉源，又是什麼呢？

她的心裏，從希奇，盼望，泛起了敬意，不知不覺改了口吻：

“先生，請把這水賜給我！”她誠懇的祈求，期待。

“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這裏來！”這本來是一句極普通的話。祂帶着權威吩咐，正是先知和神的使者宣告重要信息的語氣：教諭是要傳給男主人的。（參士一三：9-11）

婦人不得不承認，照語意說，她現在沒有丈夫。雖然這樣說來心中懷着慚疚。

那異鄉人的話，似乎對着她的心說的：“你已經有五個丈夫；你現在有的，並不是你的丈夫。你這話是真的。”祂從哪裏得到的消息？祂顯然還沒有見過村中任何的人，卻知道我一切所行的事！祂不是個普通的人。從外地來的人，竟然知道我生活中的隱私。我在祂面前是赤露敞開的！祂是個先知！她第一次感到在神面前的懼怕，敬畏。

先知是傳神信息的，是要叫人悔改，離開罪，恢復與神的交通。婦人知道自己有罪，需要神的憐憫，那是沒有問題的；但她不願意放棄她的文化傳統，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在基利心山禮拜的地方，不是猶太人的耶路撒冷。

真理不是在二者中間的選擇，這個不對，那個對；不可能兩者都對，但可能兩個都不對，沒有一個是對的。

那位疲乏的旅人，現在變得精神煥發。祂好像忽然高大了許多，滿有尊貴和權威：“婦人，你當信我！…時候將到，現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…神是靈，所以拜祂的，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！”

終於這撒瑪利亞婦人的認知力，達到了更高的層面：雲霧消退

了，她心靈的光，漸漸明亮，知道了這同她說話的，就是彌賽亞，他們所仰望的基督，救世主。她遇見了耶穌基督。

她忘記了口渴，忘記了那喝了還再渴的水，甚至把那口古井也留在背後；她的心裏面，就有喜樂的泉源，活水湧流：跑回村子去，傳揚這好信息。她自己成為這湧流活水的一部分，越流越廣，越傳越遠。（見約翰福音第四章）

三人行

新春的天氣。

是一個下午，像每一個春天的下午一樣。春天的太陽光，曬在人身上暖洋洋的，使人有將醉的感覺。

兩個人在路上，迎着西方的太陽走去。他們是剛過完了逾越節，從耶路撒冷的方向來的。那路雖然大部分是走下坡；但他們的腳步卻很遲緩，顯得吃力的樣子。他們低着頭走着，彼此還談着話。有同伴談話走路，常是會覺得快些；但他們卻覺得那段路走起來很長，特別的長，雖然還是那條常走的路。

有個陌生的旅人，出現在他們旁邊，沒有聲息的。也許是出乎他們的意外，或是他們太專注談話了，沒有留意到。更可能是他們走的太慢了，竟然給後面的行人趕上來。

對陌生人，禮貌上需要打個招呼。他們儘量作出笑容。雖然，笑容不會比皮膚更深。

現在，他們才打量那位同行的旅人。他完全跟平常的人一樣。穿着跟常人一樣，沒有什麼特點，這才是他的特點。他看來那麼安定，好像什麼事發生都不會出於他的意外。而且他沒有疲乏的樣子。誰知道他走了多遠；不過，他總不會是就住在曠野的路邊吧？

陌生人說話了。他說：“你們一邊走路，一邊談論，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吧？”他說話時，那麼輕描淡寫的，似乎嘴角上還挂着一絲隱約的笑意。

二人聽到他問，都站住了。眉頭蹙在一起，臉上蓋上了一層濃霧般的深愁，好像走路的事變成了並不再重要。陌生人自然也跟着站住。

革流巴是二人中的一個，回答說：“這還用問嗎，還有什么比這更大的事呢？”他轉過頭來，看着那陌生人說：“噢，你不也是上去過節的嗎？怎會不知道在耶路撒冷這幾天裏所出的事呢？城裏還有人談論別的事嗎？”

陌生人仍然那麼安詳，好像真不知道什麼事發生過：“什麼事呢？”

革流巴說：“豈止是大事，我們的希望都破滅了！大概你總該知道，在加利利的小城拿撒勒，出了一位大先知，他的名字叫耶穌。他是一位偉大的教師，從加利利到猶大各地方，宣講奇妙的教訓；他的話裏有能力。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大有能力，解救一切被魔鬼壓制的人，醫好各樣的疾苦，趕出各樣附着人的鬼。這一切的事，如果沒有神同在，絕沒人能行得來。因此，人民都認定他就是彌賽亞，是我們列祖所盼望要來解放以色列民的，要領導我們脫離外邦轄制的軛，而得自由。但我們的祭司和官長們，卻說他是我們生存的威脅，以為爭取自由不成，反而會帶來戰爭和毀滅。在為了大多數人的最高利益借口之下，控告他一些莫須有的罪名，定了圖謀

反叛的罪，釘死在十字架上。這樣，我們自由的盼望就跟他一起死去了。在這樣公義死亡的黑暗時代，使人對活下去的意義產生懷疑！”

革流巴很激動，一口氣說了那麼多話，神情轉成絕望，極為沮喪的低垂着頭。另一個旅伴點點頭，表示完全同意他所說的。那陌生的旅人卻沒有說話，默默的看着他，好像在等待他醒來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革流巴好像從極遠的地方回來，又像是忽然記了什么事。他抬起頭來，目光剛好跟陌生人相遇。

那陌生人向他點點頭，說：“還有呢？”對悲劇這樣的反應真有些奇怪，而且還似乎帶着隱約的微笑。

他始終沒有笑過。但從他裏面發出一種感染的力量，會使人喜樂。也許，這跟他那出奇的平靜有關。

革流巴的希奇，只仿佛一閃就過去了：死了就完了，誰還問以後的事？

他繼續說下去：“這些事已經過去三天了。有一件新發生的事，卻真是使我們驚奇的消息：我們裏面有幾個婦女，等不及剛過逾越節，今天一大早就去到墳墓那裏。回來的時候，那份兒興奮真難形容：他們喘着氣，整個人都在顫動，說是他的身體不見了；又說，看見了天使，說什么他活了！當然，是那些婦女實在很愛他，想念他，會以為見了天使的神奇事，也是可能的。有幾名弟兄去查證，雖然回來報告，沒說看見天使，但所見到墳墓的情形，卻跟婦女們一樣。我們真不知道該如何想法。”他報告新聞，只是把最重要的新聞忽略了。

那陌生人的神情，變得很嚴肅，也帶着些憐惜的說：“無知的人哪！”嘆息重過責備的語氣。“你們查考聖經，信其中的話嗎？怎麼對先知的話那麼缺乏敏銳的感應！基督這樣的受難，又復活進入榮耀，經卷上早都記載了。因此，事情照神感動先知所預言的成就，又有什么意外呢？”

“經上哪裏曾有這樣的預言呢？”

那外貌平凡的陌生人，就開口對他們講解起聖經來。他沒有先加準備，想不到他竟然對聖經出奇的熟悉，比穿長衣的拉比更熟悉，而且所引用的經文，是一般想不到的，從他口中說出來，帶着權威和極大的能力。

他們三人一起走着。陌生人一面走，一面滔滔不絕的講。他講到耶穌基督就是摩西所說，神要在以色列興起“一位先知像我”的那先知。在祂降生之前七百多年，先知彌迦早就預言說：“祂的根源從亙古，從太初就有。”也就是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“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給祂起名叫‘以馬內利’”；又說祂是“擔當我們的憂患”的受苦僕人。祂受苦而又復活得榮耀，是約拿所預表在地裏頭三天三夜的人子。祂的事在經卷上都已經記載了。

這陌生人講聖經的方式，使他們覺得好像在哪裏聽過的，但一時說不出是在哪裏。聽他的話是一種特殊的享受，叫兩個聽的人心中，十分興奮，如果此時他們互相看一眼，一定會發現，對方臉上的愁容變成了歡笑，眉頭的愁結舒展開了。他們仿佛腳下增加了彈力，步伐也輕了許多，路程不知不覺的縮短了。實際上，他們寧願無限的延長，反倒怕路程會走到盡頭，到了家，他們必須跟那陌生

人分手。他們似乎已經成了知己朋友，認識了很久很久。

但太陽不會為任何人停留。

他們一路走着，談論着，放慢了腳步，差不多成了散步。他們的身影慢慢拖長，終於暗淡得看不見影子。

等到走近二人所住的村子以馬忒斯，太陽已經平西了。

革流巴和他的同伴，放慢了腳步；那陌生人卻似乎要繼續往前走的樣子。不過，革流巴知道，由此再往前走，好遠一段路都沒有村鎮可以落腳，絕不應該讓單身旅人在夜路上摸索。而且，實在說，他也深願眼前的這位教師留下來，好有機會再向他請教。他知道同伴的心意，也必然跟他相同。

兩個人差不多同時開口，哀求般的強留那位陌生人，全不像還只是兩小時前途中偶遇：“你看，太陽已經下山了，時候晚了，前面沒有住宿的地方，請你同我們住下吧，可以在這裏用晚飯歇息！”

陌生人似乎遲疑了一下，但只是在等待他們表示同心誠意的請求。他終於進入了他們的屋子。晚餐很快就準備好了。

一到了餐桌前，他好像習慣性的變作了主人。不待請求，陌生人拿起餅來祝謝；姿態又是那麼熟習，好像在哪裏見過似的。他祝謝說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！你創造萬物給我們享受，我們感謝你。阿們。”

這本來是猶太人一般用餐時祝謝的話，只是開始的那句，他們只聽到一個人這樣說過：在加利利海邊的野地上，把少數的餅和魚，擘開分給眾多的人吃飽的時候。

他們的心震動了。把眼睛轉向他看時，他已經擘開了餅，遞到了面前；啊！看他手腕上的釘痕！

不會錯的，只有一個人有這樣的釘痕，就是那位被釘十字架的加利利人耶穌！

就在那時候，陌生人好像是長大了許多，面貌改變了；仿佛從原來的臉後面，奇妙的長出另一張臉。那是他們所熟悉的臉，所愛慕，所思念的臉，滿有慈祥，又那麼榮耀，威嚴。但在他們二人驚奇歡然注視之下，祂忽然消失了，沒有聲響的消失了。

火炬

革流巴和同伴彼此對望了一眼，同時站起來。

“在路上，祂和我們說話，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？”

革流巴好像是得到了啟示，立刻去找着火炬，點着了。擘開的餅仍然放在桌子上。二人顧不得晚餐，跑跑跳跳的，高舉着火炬，奔向回耶路撒冷的路。

太陽沉落在西方的海面下很久了。二人卻高舉着火炬，從西往東走，走上坡路，一點也不覺得吃力。

很容易在約翰的家裏，找到了十一個使徒，和其他信從主道的人。彼得早就不哭了，只是張着嘴在笑，不知道該從哪裏講起。其餘的人也都很興奮；他們太興奮了，各人都在說，叫外面進來的人，弄不清該聽誰的。

有幾個聲音說：“那幾個婦女的話是對的，主果然已經復活了，

顯現給西門彼得看了。”

有的人見到他們出現，覺得希奇：“噢！這麼晚了，你們怎地又回來了？”

革流巴說：“還不是趕回來給你們報告這大好的信息，原來你們也知道了！”

於是他們說到從離開這裏，在回以馬忒斯的路，遇到一位陌生旅人，一路同行，給他們講解聖經，激起他們的希望；然後要和他們一同用晚餐，在擘餅的時候，給他們認出原來是主。然後，主就不見了。

當然，誰也不會連夜跑來，只是講個笑話；而且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。再說，他們先前的憂愁嘆息盡都消失，那興奮的神情，無論如何也裝不來，而且沒有裝作的理由啊！

馬提亞悄悄的對身旁的腓力說：“聽起來恐怕他們所見的是魂；否則為什麼擘了餅卻不吃？又為什麼會忽然不見了？如果有多馬在這裏就好了，他最會析理審辨。”

腓力卻有不同的意見：“多馬如果在這裏，他也難以作高明的斷定。任何人不作什麼，不就等於不能作什麼：不吃餅，並不就是不能吃。至於忽然不見了，一般的人固然作不到，但不能證明只有鬼魂才作得到。至少他們不再看到祂，絕不等於祂的不存在，只不過是不再看到。我確信我們的主是復活了，正如祂在世的時候，早就給咱們講過的。”

忽然，屋子裏變得出奇的寧靜，大聲細語的交談都停了，好像連空氣都凝結了。每個人的視線，都集中在一點：使他們悲痛的耶穌，所思慕的主，站在他們中間！

這不是他們所期待的嗎？

但周圍那麼多的人，竟沒有一個向前問安擁抱，也沒有歡笑，甚至沒有人出聲。

倒是耶穌先說話了：“願你們平安！”是主耶穌慣常的語氣。

“我不是在這裏嗎？你們為什麼害怕，為什麼心裏起疑念呢？你們看看我的手，我的腳，就可以認出實在是我了。用手摸我看！即使魂會單獨顯現，也是沒有骨，沒有肉，像虛無的風一樣；但你們可以看到，我是有骨有肉的。”說着，伸出手和腳來，給他們看。

門徒們證實是主，憂傷變為歡喜；但這突然來的喜樂，卻使他們難以相信。

要向別人證實自己的存在，有多麼好笑；而且要向自己親信的人，證明自己的身分，更是難堪。門徒們雖然沒人這麼明說，但他們的心裏還不是如此？除了俯就他們的條件，又有什麼辦法？

耶穌好像知道他們議論，在以馬忒斯擘開了餅不吃的事，對他們說：“你們這裏有什麼吃的沒有？”

在一般情形之下，他們該問主耶穌要不要用晚飯。但因為心中的懷疑，竟然沒有人提起。當然，復活的主不需要飲食；但為了祛除門徒心裏的疑團，耶穌有必要自願接受試驗。

有人遞給祂一片燒魚。祂接過來，當着他們的面吃了。

門徒們看見他們的主吃平常的食物，才確知這不是只具有耶穌外形的鬼魂。門徒接受了耶穌復活的事實，這才敞開心接受祂的話。

但是，感官的經驗，是主觀的，是可以改變的，不能作為信仰的根基。因此，耶穌不是要門徒宣揚奇事，而是要他們宣揚聖經。

耶穌對他們說：“我從前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，曾對你們說過：摩西的律法預先刻畫出人子的頭，先知的書記述人子的腳，並詩篇上所記人子的心，凡是指着我所說的話，都必須應驗。”於是，開啟他們的心竅，使他們能明白聖經。從此聖經的話，對他們不再是封閉的，都有了新的意義，使他們堅信不疑。

耶穌又開口說話了。他們再一次聽到，親愛主熟悉的聲音說：“經上記着”。不過，這次是用在祂自己身上：“照經上記着的話，基督必先受害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，並且信的人要奉祂的名，傳悔改赦罪的道，從耶路撒冷開始，直傳到萬邦。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…”

聽到這裏，門徒們才警覺主是指着他們說的：這是多大的責任！主不是不知道他們才具的低微，豈不是太奢望？

主好像已經知道心中的意念，繼續說明既然交付這使命，必然供應完成使命的裝備。原來主深知他們，也並沒有誰幻想他們以天然的力量，去完成這無限艱鉅的事工：“我要將父所應許的聖靈，降在你們身上，你們要在城裏等候，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。”

復活的主和他們在一起，有四十天之久，教導他們聖經的真理。然後，在眾人注視之下，祂被接去，乘着雲升上了蔚藍的晴空，上升，上升，仿佛是進入太陽的光明裏面。

等候的時間是漫長的。但是，他們有希望。

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；四十九天過去了。五旬節到了。照復活的主所應許的，聖靈澆灌下來。門徒披上了能力，敞開門出去，成為主的見證人，傳遞好消息。

這好消息是人可以解決罪的問題，與神和好，而得平安。

唯一的道路，是藉着相信主耶穌基督，祂是神的兒子，為救贖人的罪而降世，被釘在十字架上代人受死，而且復活了，使信祂的人，得蒙稱義，而有永生。

這信息的根據是聖經。

門徒將這火炬傳遞下去，傳遞下去，點燃起人心的希望，照亮了世界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